

刘爷和刘奶起了个大早。三点起床,洗涮、吃早饭,之后去村头集合,乘车到四十里开外的运河边栽油菜,严格来讲是补栽油菜。

头几天,村里的根子上门,和刘爷说去运河边补栽油菜的事,刘爷没好气拒绝了。刘爷的理由是自己老了,干不动田里的活了。根子说:活不重,一天八十元,中午还有免费的盒饭。刘爷不松口,不缺这钱的。刘奶帮着刘爷说话,把头和手都摇得像风吹芦苇一样。

根子为难了,根子答应了运河公司,找二十人去补栽油菜。油菜是种在运河岸边的旱地上的,不知咋的缺了许多苗,秃头样稀稀拉拉。每年春天的运河两岸,油菜花是一景,游客众多,缺花、少花还不成事故,网上一炒,那还得了。根子听明白了这是大事情,没有比面子事更大了。

刘爷是村子里老人的头,刘爷不动,村子里其他老人是动不了的。村子里只剩下老人,年轻人、中年人在城里忙活,把偌大的村子和田地撂给了老年人。好在田地流转给公司了,田里活不要做了。但村子里还是有些事需要人干的,刘爷等一些老人就成了主力。根子年轻,本在城里干得好好的,都是一家公司的老总了,还是被动员了回来,乡村需要人。根子回了乡,心中是有抱负的,想好好干番大事。可就是缺人,缺年轻人,没有年轻人加入,乡村振兴难上加难。

根子犯难了,运河公司催得紧,刘爷又不愿意伸头,根子当着刘爷面只是叹气,自言自语说:就让地空着,空着长草吧。刘爷起先没注意,但刘爷听见了“空着长草”四个字,不高兴起来,说:空着,地能空着?刘奶凑近根子,对着根子眼睛看,看得根子心中发毛,想躲起来。刘奶也听见“空着长草”四个字了。

刘爷、刘奶兴了一辈子田,最怕、最听不得地空着。刘爷看了刘奶一眼,说:中,去栽油菜。

刘爷去村子里跑了一圈,不多不少组织了二十个人,清一色的老人,刘爷岁数最大,七十五了,最小的是黄叔,六十三岁。大家听刘爷的,刘爷过去做过生产队长,钟一敲大家跟着跑。

刘奶本不想去的,刘奶腰不好,可是担心刘爷,刘爷比刘奶大五岁,生活一直是刘奶照顾着的。

刘奶跟着,刘爷高兴,老来伴嘛。

根子带队,运河公司派了辆大巴,老人们陆陆续续登车,相互打招呼问好,一个村子,也不是常见面的。

近一小时车程,到了运河边。运河好壮观,水清,桥高,船来船往。刘爷直着腰看河,大声说:好河,好河啊。

运河岸上的油菜地,一看就是机种的,车辙还在,估计是干旱的原因,不少地方缺苗,一缺

一大片,还有就是人的踩踏,游蛇样缺苗子。

刘奶说:看这地种的。黄叔说:糟蹋地呢。老人们东张西望,目光最终还是落在油菜田的空地上。

油菜秧早准备好了。根子帮着黄叔把油菜秧散进缺棵的地方,黄叔轻手轻脚,生怕把菜秧弄痛了。根子随手扔,引来了不少白眼,老人们看不惯。

刘爷和刘奶都带了小凳子,腰弯不下,坐在小凳子上栽,“省腰”不少。刘奶和刘爷各自栽,小铲子挖松土,把菜秧栽进土里按实,一棵油菜就栽好了。栽的是橄榄型油菜,栽比播种产量高多了。

根子帮刘爷栽,根子不“习奸”(偷奸),就是不大干,一看就是没干过活的人。刘爷心里还是喜欢根子的,和根子说过去的事:过去一到冬天,村里老人就去麦地、菜田转,看田地可缺棵,缺棵了就长叹短叹,说留下了埋人地。村里人就赶忙补种,怕老人伤心。刘爷说,那有这么回事,还不是催人把缺苗“布”上。根子就说“布”字用得,有诗意。

刘爷看刘奶累了,就咸的淡的讲笑话,说:累死牛,耕不坏田,现在田都耕坏了。刘奶就说:死老头子,又乱讲了。根子听出了话外音,估计和刘爷、刘奶年轻时的事有关。就捂着嘴笑,说:没牛了,铁牛累不坏。

黄叔栽得欢,可不高兴,说:有意思吗?收的菜籽还不够工钱。也是的,二十人一天,吃加车费加工钱,还不得两千朝上,两千元得多少菜籽?

根子就说:黄叔,帐不能这么算,两岸油菜花开,多美,美不能用钱算。黄叔回了句:美能当饭吃,尽搞形式,浮皮蹭痒的。

刘爷直了直腰,抬头望天,说:少废话,栽吧,唉,要补栽的太多了,何止是油菜。

大家就都不吭声,确实好多东西要补栽,田里不补栽,草就疯长。心中也会长草的,心缺失的地方栽花长花,栽果结果,就是不能让草占了。

一艘船拉着汽笛驶过,到中午吃饭时间了,刘爷招呼大家吃饭,根子给二十人一一递过盒饭,说:管够,一盒不够两盒。老人们吃得香甜,都是干活人,能吃能干。

根子不想吃,他环顾四周,一棵棵栽下的油菜秧,都周周正正的,田里的事,乡亲们认真,绿开始从菜秧的叶尖上向外冒了。

刘爷放下筷子,大声说:快吃,吃完下地,栽扎实了,地不能空着,补栽也是栽。

是的,是的,地不能空着,日子也不能空着。根子心里认可。

为她写诗

—

明决定为她写诗,是的,为她写诗。

B

月光城 小小说

补

栽

(外一篇)

张
建
春

明是一个不会写诗的人,但还是决定为她写诗,天天写一首,把她写进去,把自己写出来。心中有诗,才能写出诗来。明心中有诗,他确定能为她写出诗来。

明早晨起得早,沿着运河散步。早晨的运河常有故事发生。比如一对快九十的老夫妇风雨无阻钓鱼,钓的都是比米粒大不了多少的小鱼。丈夫说:钓着玩。妻子说:混时光。鱼钓结束了,俩人数钓的鱼条数,有时男老人钓的多,有时女老人钓的多,随后互怼,把太阳或雾霾都怼得零碎。

俩老人钓鱼是不用钩子的,线上拴蚯蚓,专钓贪吃的小鱼。

鱼数完后,男老人放女老人钓的鱼,女老人放男老人钓的鱼,鱼在河里欢快游走,俩人就收竿回家了。

明呆呆地看这一切,就想写诗,为她写一首长或短的诗。

二

明散步时,心中构思诗句。不少妙句,在脑子里转来转去,明就很兴奋,恨不得立即写下来。

明把一行行诗句向她身上靠,她的息叹,她的眉眼,她的腔调,她的腰身,她的微笑,总之她的美好,明都想进入自己的诗句。

散步时,明会回忆前夜的梦境,梦像真实的事情,一幕幕、一组组镜头不断闪烁,但梦中没有她。

为什么没有她?应该有她的。明想不通,梦很美好,但凡美好的地方都应有她的,这是必须的。

明的诗歌不写梦,决心不写梦,梦中无她,诗还有意义吗?

但是,明早晨不曾写下一首诗,早晨是诗发生的时间,两位无钩垂钓着的老人不就是诗吗?

这几天早晨,明跟着一个穿一身红衣的姑娘小跑。姑娘身子轻巧,跑起来如燕子掠地,很有美感。

明想和姑娘说话,可姑娘只是跑,没给任何机会。后来明发现,跟跑的不止自己,一个长长的队伍。

红衣姑娘成了领跑者,随后穿红衣的人越来越多,红成了一抹风景。

这不也是诗。

三

晚上,明在灯下写诗,搅脑汁想早晨心中写下的诗句,可一句也记不起。

明开始想她,她也是模糊的,她的口角,她的眼睛,她的语言,她的身影,一律以模糊的形态出现。

诗如何写,成了问题。可明要为她写诗的,这是明心中早下了决定的。

明很固执,决定下来的事是非做不可的。明就在灯下枯坐,等待诗兴灵感的到来。

终于灵感来了,明写下了五行诗句,诗句中有她,可又不是她,是钓鱼的老人,是红衣女子,也有指代不明。

明苦闷,怎样才能真为她写诗呢?

苦闷归苦闷,明还是为她写诗,几乎是天天晚上重复昨日的故事。

为她写诗终不悔,明拍拍肚子,肚子上的“锅圈”又多了一根。没见消瘦,倒是体重又增加了。

好在诗歌的量在增加,留在书桌上的诗稿,一天天高起来。

四

明觉得自己是个诗人了,他时不时在早晨散步时朗诵自己的诗。

两位老人听,听不明白,还让明再朗诵一遍。男老人在听朗诵时钓上一条小鱼,必说:好诗,好诗呀。女老人也是,不仅说好诗,还会重复明朗诵的诗句。

明就天天给两位老人朗诵头天晚上写的诗,带着感情朗诵。

明说:是献给她的。

男老人说:是吗?女老人问:她是谁,是写给她的吗?

明就不吭声,在心中说:是写给她的。明有些不高兴,想着明早不朗诵了。可过了一夜,明忘了,照旧在河边、在风声里朗诵头天晚上写给她的诗。

诗人和诗歌是要有组织的,明和小城诗人的头接触上了。头常有作品在大小报刊、网络平台上露面,粉丝众多,有他,有她,还有他们。

明做东,请了小城诗人头和一众诗人,喝酒喧嚣,朗诵明带来的诗。明朗诵,别的诗人也朗诵。

诗人头拍案,说:好诗,一个新的诗人诞生了。

跟上就有诗人说:浓郁的诗意,情浓得化不开。

有一个女诗人小声问道:是写给她的吗?她太幸福了。

女诗人看了明一眼,明忙把目光藏进了衣襟里。

明在心里大声说:我的诗是写给她的。

明进入了小城诗人的行到,但明只为她写诗。

五

明的诗打响了,明的诗是写给她的,在她的身上着墨,在她的内心舞台上抒情。

明还是早晨散步,不过诗人的散步不同以往了,明不再朗诵诗歌,目光专注不再漂移,红衣女孩的领跑还在,明偶而跟跑,心中却全是诗。

有个疑问解不开。明诗中的她是谁?明也问过自己,明回答不上来。

明见过一个笑,泪染过自己干枯的心,莫非是拥有这笑的人。

笑挂在她的嘴角,如是春天紫燕滴落的呢喃。